

同治徐州府志

14.01  
138

地 220.27  
138

部 = 16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二十四

志餘

志餘者所以掇墳索之瑣記網故都之舊聞補附麗之不逮寓勸懲之微致博而綜之雖奇而不背於經若小戴禮之著雜記尚書大傳之有畧說也所以使述古之士不詫惜於褊陋而可以參覈周備遠聞博見者也然而邪枉之跡鄙猥之說誕妄之論則宜亟屏勿道不欲眩詭異而污典冊也

彭城縣古彭城之國也世本曰陸終之子其三曰錢是爲彭祖下曰彭祖冢者蓋亦元極之化

唐李石續博物志

彭城郡古徐國也昔徐君宮人生一大卵棄於野徐有犬名后倉銜歸溫之卵開內有一兒有筋而無骨後爲徐君號曰偃王志餘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二十四

爲政而行仁義

述異記

徐偃王志云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水濱獨孤母有犬名鵠蒼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以東歸獨孤母以爲異覆煖之遂蛭成兒生時正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間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又葬之徐界中今有狗壟偃王治其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己得天瑞遂因名爲弓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皆伏從伏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傷害其民爲楚所敗逃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後遂名其山爲徐山山上立石室有神靈民人祈禱今皆見存

博物志

宣公十二年楚伐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同挾纊左傳

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也昔宋景公以弓工之弓彎弧東射矢集彭城之東飲羽於石梁卽斯梁也縣濤濟滿實爲泗

嶮水經注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鼈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鼈所不能遊也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拯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

志餘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二十四

二

故長乎性成乎命與濟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列子

趙人有琴高者以善鼓琴爲康王舍人行彭涓之術浮遊碭郡間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於水旁設屋祠果乘赤鯉魚出坐祠中碭中有千萬人觀之留月餘復入水也水經注

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而鼎見於斯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意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所謂鼎伏也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龍齒齧斷其系故語曰稱樂大早絕鼎系

上皇游鄴沛山中寓居窮谷裏有人歐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者笑而言曰為天子鑄劍慎勿泄言路遺記

前漢劉季在位十二年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得一鐵劍長三尺銘曰赤霄大篆書及貴長服之此即斬蛇劍也刀劍錄

漢祖為泗上亭長常從王媪武負貰酒時飲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嘗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債漢書高帝本紀

高祖為泗水亭長送徒驪山將與故人決去徒卒贈高祖酒二壺鹿脯牛肝各一高祖與樂從者飲酒食肉而去後即帝位朝

晡尚食尚具此二炙並具二壺西京雜記

志餘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二十四

三

楚國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宮見蜘蛛焉有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繁羅網有蟲觸之而死者退而不能得焉舍乃歎曰吾生亦如是矣仕宦者人之羅網也豈可淹歲於是挂冠而退時人笑之謂舍為蜘蛛之隱金樓子

光武年九歲而南頓君卒隨其叔父在蕭入小學東觀記沛河在舊城東相傳漢末有仙人渡每當晨露稀微時有人呼渡者一老叟即棹船渡之登岸回視茫然不見舊志

昔太山吳伯武少孤與弟文章相失二十餘年遇於縣市文章欲歐伯武心神悲慟因相詢問乃兄弟也水經注泗水篇

司徒韓演坐法徵蕭令吳斌演同歲也未至謂其賓從到蕭乃一相勞而斌內之狸犴躬送出境從事汝南閻符迎之於杆秋

止傳舍解極枯為致餽異慰禮過於所望到亦遇赦無幾演為沛相風俗通

袁賀字元服汝南汝陽人前太守安曾孫相彭城孝王子閔來省謁變名姓徒行無侶既至府門數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閔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閔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賀卒於官閔兄弟迎喪不受賻賵縗經扶柩形容枯槁見者莫不傷之後漢書本傳

陶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破走之遣使間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是時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廣陵太守琅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曹宏等譏慝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漸亂下志餘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二十四 四

邳闔宣自稱天子謙始與合從寇鈔後遂殺之而并其眾後漢書本傳

陶謙病死徐州迎劉備備欲往陳羣說備曰袁術尚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備恨不用羣言陳羣傳

陶謙鎮徐州時曹操父嵩避難琅邪謙別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貨遂襲殺之以故操擊謙破彭城屠戮至慘並三輔人避李催亂流移依謙者皆殲後漢書本傳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任小沛納以為妾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主於荊州產後主三國志本傳

彭城夫人夜之廁蠶螫其手呻呼無賴華陀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為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愈

三國志華佗傳

彭城王據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濟陰定陶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為國據復封彭城

三國志本傳

顧榮永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城見禍難方作遂輕舟而還

晉書

顧榮傳

顧榮至徐州聞亂日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

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乃與榮及陸既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

一夜行三百里得達揚州

晉書紀瞻傳

蕩陰之役東海王越奔於下邳竟陵王懋不納越乃還國帝既

西幸越總兵謀迎大駕懋甚懼長史王修說曰東海宗室重望

志餘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二十四 五

今將興義公宜舉徐州以援之此克讓之美也懋從之乃承制

都督兗州刺史

晉書安平獻王孚傳

裴盾永嘉中為徐州刺史委任長史司馬與勸盾刑殺立威

大發良人為兵不奉法者罪至死在任三年百姓嗟怨東海王

越盾妹夫也越既薨騎督滿衡引所發良人東還尋而劉元海

遣將王桑趙固向彭城前鋒數騎至下邳文武悉皆散走盾與

奔淮陰

晉書裴憲傳

王承字安期東海太守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阻人情危懼

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

邳登山北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

晉書王湛傳

北中郎將鄒曇以疾病退還彭城謝苗以為賊盛致退遂引軍

還眾遂潰散狼狽東歸

晉書謝安傳

永和十一年彭城國爲李太妃求諡博士曹耽之議夫婦行不必同不得以夫諡諡婦春秋婦人有諡甚多經無譏文知禮得諡也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諡春秋婦人有諡不復依禮耳

晉書禮志中

徐州人吳清以太元五年差征殺雞求福置頭盤中忽然而鳴後以功拜清河太守雞之妖更爲祥

甄異錄

義熙五年彭城劉澄常見鬼及爲左衛司馬與將軍巢營解宇相接澄夜相就坐語見一小兒赭衣手執赤幟團團似芙蓉花數日巢大遭火

異苑

劉王喬名疇彭城人避亂鳩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

志餘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二十四

六

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之

晉書劉隗傳

宋高祖始游軍彭城置酒命紙筆賦詩曰先蕩臨淄寇卻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羣才並作也

金樓子

宋高祖至彭城使毛修之營立府舍

宋書毛修之傳

宋王仲德父苗仕苻堅至二千石苻氏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睿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饑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津逕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後得濟與睿相及後爲徐州刺史立佛寺作白狼

童子於塔中及卒亦於彭城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

南史王仲德傳

劉裕嘗行至下邳遇一沙門曰江表尋當喪亂拯之必君也帝患手創積年沙門出懷中黃散一裹與帝曰此創難治非此藥不能瘳也倏忽不見以散敷創即愈餘散帝寶錄之後征伐屢被傷通中者數矣以散敷之無不立愈

宋書符瑞志

高祖行至彭城大會戲馬臺豫坐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臣門戶何寄

王曇首傳

范泰尚書常侍隨軍到洛陽高祖還彭城與其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輦

范泰傳

孔季恭名靖以字行會稽山陰人宋公伐秦以季恭為軍諮祭酒公還彭城天子命為相國以季恭為尚書令讓不受乃拜侍

志餘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二十四

七

中辭事東歸公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宋代晉加季恭官辭讓累年終以不受

宋書本傳

督護訶者彭城內史徐逵之為魯軌所殺宋高祖使府內直督護丁旡收斂殯靈之逵之妻高祖長女也呼旡至閣下自問斂送之事旡問輒歎息曰丁都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

宋書樂志

讀曲訶者民間為彭城王義康所作也其訶云死臯劉領軍誤殺劉第四是也

宋書樂志

宋太宗出鎮彭城昭太后賜以大珠鹿盧劍此劍是御服占者以為嘉祥

宋書符瑞志

程天祚廣平人為殿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戍彭城



宋下邳張稗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孫女者殊有姿色隣人求聘為妾稗以舊門之後恥而不與隣人憤之乃焚其屋稗遂燒死其息邦先行不知後還亦知情狀而畏隣人之勢又貪其財而不言嫁女與之後經一年邦夢見稗曰汝為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怨潛同兇黨捉邦頭以手中桃杖刺之邦因嘔血而死邦死之日隣人又見稗排門直入張目攘袂曰君恃勢縱惡酷暴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却後數日令君知之隣人得病尋亦殂歿

還寃記

申令孫太宗以為甯朔將軍徐州刺史討薛安都行至淮陽即與安都合弟闡時為濟陽太守戍睢陵城奉順不同安都安都志餘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二十四

攻圍不能克會令孫至遣往睢陵說闡降闡既降殺之令孫亦見殺

宋書申恬傳

柳光世河東解人景和中為左將軍直閣太宗太始中光世北奔薛安都安都使守下邳城及安都招引索虜光世率眾歸降太宗宥之以為順陽太守

宋書柳元景傳

建武四年魏大將軍宋明王劉昶卒於彭城

通鑑

後魏孝昌年中有洛子淵自云洛中人戍於彭城同營人樊元寶還子淵附書至洛忽逢一老翁曰吾兒書也引入門館甚盛呼坐命酒酒至色赤甚香美寶告退老翁出送但見高岸對水無復人家

洛陽伽藍記惟見童子年可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

及還彭城子淵已失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水神也

述異記

魏徐州刺史叔孫建率眾自平原濟河下青兗諸郡兗州刺史

徐琰奔彭城 魏書叔孫建傳

王元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塚地無完槨人間垣內有小塚見女子立塚上元象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數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卧而言曰我東海王之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女復死 南史王元象傳  
顯祖皇興三年六月尉元表臣於彭城遣別將以八月至睢口邀賊將陳顯達有戰士於營外五里芻牧見一白頭翁乘白馬將軍呼之語稱至十八日晨必來到此語汝將軍領眾從東北臨入我當驅賊令走申時賊必大破宿豫淮揚皆剋無疑我當與汝國家淮畔為斷下邳城我當驅出不勞兵力後十日此人 志餘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二十四 九

復於彭城南戲馬臺東二里見白頭翁亦乘白馬從東北來呼此人謂曰我與東海四瀆太山北嶽神共行淮北助汝二將蕩除已定汝上下喜不因忽然不見詔元於老人前後見所為壇表記之 魏書靈徵志

韓暄使徐州見州城樓觀兼其華盛乃令往往毀撤由是後更損落高祖幸彭城聞之曰暄猶可追斬 魏書本傳

崔休官給事黃門侍郎後從駕南行及車駕還幸彭城汎舟泗水詔休在侍筵觀者榮之 魏書本傳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魏孝文幸徐州敕淹與呂龍駒專主舟楫將汎泗入河沂流還洛淹以黃河急峻慮有傾危上疏陳

諫 北史本傳

尙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  
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  
語云王公吟咏情性聲律殊佳便可爲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  
云何意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勰有慚色祖瑩時在座卽云所有  
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  
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

魏書  
祖瑩

魏鹿念爲臨淮王入彭城驗梁蕭綜歸欵虛實未至爲綜軍主  
程兵潤所執問其來狀念曰兵交使在自昔通言我爲臨淮王  
所使須有交易兵潤遣人白胡龍牙成景儁聞之謬語景儁  
等曰我每疑元畧規欲叛城將驗其虛實且遣左右爲元畧使  
志餘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二十四

十

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畧身在一深室詭  
爲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畧方被梁武追還綜又遣腹心  
藥話迎念密語意狀令善酬答引念詣龍牙所時日已暮龍牙  
列仗舉火謂念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臨淮  
將少卒弱規復此城容可得乎念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  
可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儁所停念在門  
外久而未入時夜已深星月甚明有軍主姜桃來與念言曰元  
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主上待物有道乃舉手上指曰今歲  
星在斗斗吳之分野君何不歸梁我令君富貴念曰法僧莒僕  
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日建鶉首斗牛受破歲  
星木也逆而剋之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遊有識不許言未

及盡引入見景儁景儁曰元中山雖云相喚不懼而來何也曰昔楚伐吳吳遣蹶由勞師今者此行畧同於彼景儁引與同坐爲設飯食雜果謂曰卿不爲刺客也曰今者爲使欲反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愈彊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矜夸諸人相謂曰壯士哉乃引向元畧所一人引入戶內指床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愈曰中山王有教我昔有心向南且遣相喚欲問卿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愈曰且奉音旨冒險抵赴不得瞻見內懷反側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勗景儁司馬楊暉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愈陳士馬之盛梁人以為華辭日晏令還景儁送愈上戲馬臺北望城壘曰何此城之固良非彼軍士所能圖擬卿可語二王回師改計愈曰金墉湯池衝甲彌巧貴守

志餘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二十四

十一

以人何論險害還軍於路與梁話誓盟契約既固未旬綜果降

魏書鹿

愈傳

崔悛預高歡義旗封武城縣公天平末除徐州刺史悛素與魏收不協興和元年收聘梁過徐悛備刺史鹵簿送之使人語收曰勿怪儀多稽古之力也收報曰白崔徐州建義之勲何稽古之有悛自以門閥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挫之

北史

崔瞻太甯元年除衛尉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過彭城讀道旁碑文未畢而絕倒從者遙見以為中惡此碑乃瞻父俊爲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

北史崔逞傳

朱正諫敬則代著孝義自宇文周至國家並令旌表門標六闕

隋唐嘉話

麻叔謀至彭城路經大林中有偃王墓掘數尺不可掘乃銅鐵也四面掘去其土惟見鐵墓旁安石門扇鎖甚嚴用鄴人楊民計撞開墓門叔謀自入墓中行百步二童子當前曰偃王禹望久矣乃隨而入見宮殿一人戴通天冠衣絳綃坐殿上叔謀拜王亦拜曰寡人瑩域當河道今奉與將軍玉寶遣君當有天下倘然護之邛山之幸也叔謀許之王乃令使者持一玉印與叔謀叔謀視之印文乃古帝王受命寶也叔謀大喜王又曰再三保惜此刀刀之兆也刀刀者隱語亦二金刀之意也叔謀出令兵夫日護其墓時煬帝在洛陽忽失國寶搜訪宮闈莫知所在隱而不宣煬帝督功甚急叔謀乃自徐州曉夕無暇所役之夫已少一百五十萬下塞之處死屍滿野唐韓偓開河記

志餘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二十四

十一

崔曠字祖濬博陵安平人字文化及引為著作郎稱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隋書隱逸傳

秦王已破黑闥遣兵屯濟陰經略之徐圓朗懼河間人劉復禮說圓朗曰彭城有劉世徹才畧不常有異相士大夫許其必王將軍欲自用恐敗不如迎世徹立之功無不濟圓朗謂然乃迎之盛彥師以世徹若聯叛禍且不解即謬說曰聞公迎世徹信乎公亡無日矣獨不見翟讓用李密哉圓朗信之世徹至奪其兵以為司馬遣狗地所至皆下忌而殺之唐書徐圓朗傳

唐開元時裴子羽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論事移時人吏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兩贊府道晴終日如此非不和平南部新書

許叔冀尙衡次彭城觀望不肯救張巡使南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遺布數千端霽雲嫂罵馬上請決死鬪叔冀不敢應唐書張巡傳

唐時徐州刺史治皆不敢居正廳相傳爲項王故殿崔敏愨爲刺史到州卽敕灑掃視事數日忽聞空中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愨何人敢奪吾所居敏愨徐云鄙哉項羽生不能與漢高祖西向爭天下死乃與崔敏愨爭一敗屋乎且王死烏江頭行萬里縱有餘靈何足畏也乃帖然無聲其廳遂安志畧

光弼拜東都留守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爲解疾篤薨於徐州唐書李光弼傳

徐州節度使張建封疾甚詔韋夏卿爲徐泗行軍司馬且代之志餘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二十四 志

未至而建封卒徐軍立其子愔爲留後唐書韋夏卿傳

韋道安貞元十三年佐張建封於徐州及軍亂道安自殺全唐詩注

柳宗元韋道安詩

李廓拜武甯軍節度使不能治軍補闕鄭魯奏言新麥未登徐必亂旣而果逐廓唐書李程傳

徐州軍亂詔杜佑節度徐泗討定之佑具舫艦遣屬將孟準渡淮擊徐不克引還唐書杜佑傳

唐吳行魯尙書彭城人少年事內官西門思恭小心畏慎每夜常爲溫弱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一日嘗爲中尉洗足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軍容使行魯拜曰此亦無憑西門曰何也魯曰若其然者某亦有之何爲常執僕廝

之役乃脫履呈之西門嗟嘆謂曰汝但忠孝我當為汝成之後  
為川帥南部新書

郭昉平盧軍人為李師道從事師道兵萬餘東寇彭城入蕭豐  
浦且敗而還因艱四境出入者月餘昉乃為練繒書緘之假劉  
諒為名遣郭航持詣彭城請其帥願得上奏書詞云願以兵三  
千人出滄州用戈船浮海入萊淄之上此時海不備所處皆罪  
人謫吏無所與堅遂與上奏於是天子遣告彭城帥知之航既  
歸意謂前謀已露憂死師道反詔遣大梁楚彭城蔡許滑衛之  
師合而四入於是彭城軍下魚臺入金鄉楚軍圍海取其二縣  
師道既誅昉得以外郎為滑從事節叙唐沈亞之旌  
故平盧軍節士文  
李聽改帥武甯軍有故奴為徐將不喜聽來乃先殺親吏之使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二十四 古

徐者以阻聽聽果懼以疾解唐書李晟傳

柳公綽病召故吏章長謂曰為我白宰相徐州專殺李聽親吏  
非用高瑀不能安唐書柳公綽傳

崔相羣之鎮徐州嘗以焦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典  
策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瀆獨不遇災及經王智興之變果除  
祕書監也因話錄

崔羣充武甯節度使以其副王智興得士心不若假以節度不  
報智興討幽冀還藉兵逐羣羣失守唐書崔羣傳

王智興為徐州節度一日諸從事會飲賦詩智興至從事即屏  
去翰墨智興言適間作詩何獨見某而罷復以箋陳席上小吏  
置箋智興前智興引毫立成曰三十年前老健兒剛被郎官遣

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烟塵我獨知四座驚歎監軍謂張祐曰觀茲盛事豈得無言祐乃獻詩曰十年受命鎮方隅孝節忠風兩有餘誰信將壇佳政外李陵章句右軍書廟談錄

徐州王智興給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卽顯募

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牟擷其財以自入德裕劾奏智興爲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詰普加髡落自淮而右三丁男必一男剔髮規影徭賦所度無算臣閱度江者日數

百蘇常齊民十固八九若不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

十萬不爲細變有詔徐州禁止舊唐書李德裕傳

王智興在徐州法令甚嚴有防秋官僕交代歸其妹婿於家中設饌以賀自於厨中磨刀將就生割羊脚磨訖持之疾行妻兄

志餘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二十四  
五

自堂走入倉卒相值鋒正中妻兄心卽死所在擒之以告智興訊問但稱過誤本無惡意興不之信命斬之刀輒自刑者手中躍出徑投於地三換皆然智興異之乃不殺因話錄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士族也其先官於嶺外侍從北歸泊船於

青草湖登岸見有北方毘沙門天王因詣之見廟宇摧頽香燈

不續山甫少年而有才思元隨張處權請郎君詠之乃題詩曰

壞墻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座塵自是神明無感應盛衰何

得却由人是夜夢天王所責詞云我非天王南嶽神也主張此

地汝何相侮俄而驚覺而風浪陡起倒檣絕纜沉溺在卽遽起

悔過令撤詩牌然後已北夢瑣言

漢祖之圍平城也陳平以木女解之其後徐之境以雕木爲戲



丹雘之衣服之雖猛闕勇態皆不易其身也羅隱江東集

董重質來降貶春州司戶參軍明年轉太子少詹事委武甯軍收管驅使仍加金紫舊唐書本傳

龐勛好鬼道有言漢高祖廟夜閱兵人馬流汗勛日往請命巫言毬場有隱龍得之可戰勝勛大役徒鑿地不能得唐書康日知子承訓傳

龐勛大索兵得三萬許佶趙可立勸勛稱天策將軍勛謁漢高祖廟受命以其父舉直為大司馬守徐州或曰方大事不可私于父失上下序舉直乃拜于廷勛坐受之引兵救豐刻木作婦人衣絳被髮軍過斫而火之乃行勛夜入城外不知勛出銳軍擊拔屯魏博軍知勛自將驚而潰賊以所得送徐州以夸下唐書

志餘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二十四 夫

康日知子承訓傳

張雄泗州漣水人與里人馮宏鐸皆為武甯軍偏將宏鐸為吏辱雄為辯數并見疑於節度使時溥二人懼禍乃合兵三百度壁白下取蘇州據之天復初楊行密表授宏鐸為武甯軍節度使唐書本傳又志畧

陳璠沛中走卒與徐帥時溥結好表為宿州太守後以貪污斬之臨刑作詩云積玉堆金官又崇禍成倏忽變成空五年榮貴今何在不異南柯一夢中璠不知書時以為鬼代作全唐詩序

徐州小吏李師悅得黃巢偽符璽上之拜湖州刺史唐書黃巢傳

梁太祖生於碭山縣午溝里是日所居上有赤氣里人驚為火發就視無有眾異之舊五代史梁太祖本紀

朱全忠謀取徐泗表請以大臣代時溥乃授劉崇望武甯軍節度使溥拒命崇望還爲太常卿

劉政會附傳

霍存洺州曲周縣人佐龐師古至呂梁敗時溥二千餘眾又擊時溥於碭山破之俄聞朱瑾領兵二萬入援彭門存乃領騎軍馳赴之與徐兗之眾合戰石佛山下大敗存亦中流矢卒時人稱其忠勇

舊五代史本傳

朱瑾召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必先攻宿然宿溝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趨徐州比傳徐城下瑾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兵已來何其速也不能攻而去

五代史朱存節傳

朱珍徐州豐縣雍鳳里人從梁祖累立戰功以專斬李唐賓爲梁祖所殺

舊五代史本傳

志餘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二十四

七

蔣殷爲梁武甯軍節度使末帝誅友珪命友璋代殷殷不受代八月二十日夜月明如晝居人咸聞通衢隊伍之聲自門隙視之則皆青衣兵士而無甲冑初謂州兵潛以捕盜耳俄聞清嘯相呼或歌或歎刀盾矛槊填塞閭巷怪狀奇形甚可畏懼乃知非人也比自府解出於州南東門扇鍵無阻人咸異之殷以州降於淮南明年梁師攻陷彭城殷舉族自燔死州人亦多被殘殺

五代史

莫從簡陳州屠羊者也以勇力顯於後唐之世晉天福二年爲武甯軍節度使好食人肉多潛捕民間小兒食之

十國春秋

宋皇祐四年范文正公請知潁州肩輿至徐遂不起時年六十

四本集

徐宋寇盜蠡起遼主卽遣彥卿歸鎮行次甬橋賊魁李仁恕擁眾數萬攻徐州彥卿領數十騎遠至城下仁恕遣其徒執彥卿馬請隨入城俄頃彥卿于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縋而出大呼曰相公當爲國討賊何故自入虎口乃助賊攻城我雖父子今爲仇敵當死戰城不可入賊惶愧羅拜彥卿前乞免罪彥卿爲設誓乃解去

宋史符彥卿傳

東坡守彭城寥寥嘗往見之在坡座賦詩援筆立成一坐嗟服坡遣官奴馬盼盼索詩參寥笑作絕句云多謝樽前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坡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私謂可以入詩偶未曾收拾乃爲此老所先可惜也

說郛

志餘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二十四

文

晁無咎謫玉山過徐州時陳無已廢居里中無咎置酒出小姬娉娉舞梁州無已作減字木蘭花長短句云娉娉裊裊芍藥梢頭紅樣小舞袖低回心到郎邊客已知金尊玉酒勸我花前千萬壽莫休休白髮簪花我自羞無咎歎曰人疑宋開府鐵石心腸及爲梅花賦清艷殆不類其爲人無已清通雖鐵石心腸不至於開府而此詞已過梅花賦矣

墨莊漫錄

徐州有營妓馬盼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甚喜之盼能學公書得其彷彿公嘗書黃樓賦未畢盼竊效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坡公見之大笑畧爲潤色不復易之今碑中四字盼之書也

墨莊

漫錄

東坡守徐州作燕子樓樂章方具稟人未知之一日忽聞傳於

城中東坡訝焉詰其所從來乃謂發端於遷卒東坡召而問之對曰某稍知音律嘗夜宿張建封廟間有歌聲細聽乃此詞也記而傳之初不知何謂東坡笑而遣之

獨醒雜志

紹興二十六年淮宋之地將秋收粟稼如雲時蝗蟲大起翾飛刺天所過田畝一掃而盡未幾有水鳥名曰鶩形如野鶩而高且大脰長喙可貯數斗物千百爲羣更相呼應共啄蝗盈其喙不食而吐之既吐復啄連城數十邑皆若是才旬日蝗無子遺歲以大熟徐泗上其事於金廷下制封鶩爲護國大將軍

夷堅志

金慶山奴行尙書省於徐州天興元年自徐引兵援行在行次楊驛店遇蒙古徐兵遂潰慶山奴馬躓被擒擁迫行使招降京城不從左右怒其偃蹇不屈以刀斫折其足亦不降乃殺之徐志餘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二十四

五

人謂其前貪戀軍職屢敗不解而能以死報國亦足以贖前愆云

金史本傳

元阿朮魯師次徐州阻河不得濟寶坻人楊傑只哥在軍中探知有敵兵操舟楫伏草澤中率勁兵數人憑河擊之悉奪舟楫眾遂得渡獲河南諸郡降人三萬餘戶進攻徐州守將國用安拒戰傑只哥率百餘騎突入陣中迎擊於後大敗之擒一將而還皇太弟國王駐兵河上見之賜名拔都授金符命總管新附軍民太宗時賜傑只哥種田民戶租賦

元史

昔有人北試道經彭城過鄉落間見一義虎橋詢諸父老曰昔有商於齊魯之墟者夜歸迷失故道悞墮虎穴自分必死虎熟視不加噬晝則出取物食之夜歸若爲之護者月餘其人稍諳

虎性乃囑之曰吾因失道至此幸君惠我不及於難吾有父母妻子久客於外思欲一見仗君力能置我於大道中幸甚虎作許諾狀伏地搖尾招之商喻其意上虎背躍而出置諸道旁顧而悲跳分去後歷數載商偶經此地見諸獵縛一生虎歸將獻之官熟視乃前虎也虎見之回睨其人感泣遂與眾具道所以亟出重貲贖之眾亦義其所爲相與釋縛縱深山之曲後人於其地爲橋表焉

舊志

徐州三鋪岳家村宋鄂王裔也自湯陰遷居於是有岳毅者執鞭爲業晉買僱其驢赴宿道間詢其姓秦具對之毅笑前力擠之墮地曰速將汝行囊去我驢非汝所當騎也買驚怒爭辨毅曰奴何敢嗷嗷奮拳毆之買憤訟於官官詰毅曰買不少汝直

志餘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二十四

辛

汝何背約而復毆之毅曰小人姓岳遠祖死於姦臣秦檜手賈姓秦乃世仇也初不知誤爲之役旣知安得不毆官笑謂賈曰汝姓不佳誤騎岳家驢受毆固當罰水草錢四百毅以仇人錢弗受官嘆曰眞忠武後裔也賞以錢八百而遣之

硯山瑣志

徐之蕭縣有田民孟乙者善網狐貉百無一失偶乘暇時持稍行曠野會日將夕道左數百步荒冢巍然草間細逕若有人跡遂入之以稍於黑暗之處攬之若有人捉拽之不得動問爾鬼耶人耶魅耶何故執吾稍而不置闇中應曰吾人也乃命出之具以誠告云我姓李昨爲盜被繫兗州軍候獄五木備體捶楚之處瘡痍徧身因伺隙踰獄垣亡命至此死生唯命焉孟哀而將歸置於複壁中後經赦乃出孟氏以善獵知名飛走之屬無

得脫者一旦荒塚之中而得叛獄囚以歸聞者皆大笑之

玉堂閒話

建鳳法輪禪院前相傳爲蕭世子墓內有三塚高五丈餘宋元

間人欲假器用者禱之輒應後有假者損其器遂不可復得

舊志

李二彭大趙均用起徐眾數萬置將帥殺吏侵畧郡縣至正十

二年秋九月元兵復徐州李二走死彭大趙均用奔濠

明史太祖本紀

元脫脫敗芝麻李於徐陸聚撫戢流亡繕城保境寇不敢犯徐

達經理江淮聚以徐宿二州降太祖嘗詔諭二州吾桑梓地未

忍加兵及歸附大悅以聚爲江南行省參政仍守徐州

明史陸聚傳

州城形如卧牛昔人以河善汎濫又鑄鐵牛鎮之故徐人不敢

於立春日迎擊土牛相傳爲徐州不鞭春

舊志

芝蔴李旣遁髡髮爲僧天下已定遊徐之永固湖留連亭畔題

志餘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二十四

三

詩云憶昔曾爲海上豪臙脂馬上赤連刀此日斬分陳總管彼

時斫斷莫軍曹固知今日由天定方信當年漫自勞英雄每每

無常在戰袍著盡又方袍投筆三歎有一翁以舟艤岸見李問

故李泣下曰我蕭縣李二也起兵時自謂天下可得今乃匿跡

緇流暫免鋒鏑爲可悲耳翁亦流涕自言湘鄉賊鄧文元也辟

難隱名作渡於此因沽酒共酌歎歎不已

碧里漫存

元末時蕭縣有一男子樵於白茅山時林木蒼蔚寂無人行獨

一犬隨之樵者爲虎所獲將噬之犬鳴鬪不已力竭而死虎亦

去樵者乃免

舊志

代王之母邳州人太祖嘗戰敗奔投王母家王母曰爾朱某耶

人言爾爲天子也因留之宿及旦辭去王母曰吾後有娠何如

帝乃貽幣梳爲質王母亦以匣中裝贈行自是果娠遂謝客及太祖卽位子且長矣因攜子及質謁上上令工部草設木宇居之不令入宮及代府成遂分封焉故王卒得終養其母踰於常制翦勝紀聞

曹馬城中有塔創建無考洪武七年河南侯佃人董順利其磚石日用鐵椎椎塔根石日漸破損乃駕牛曳之內見小石碣云逢順而倒磚石盡爲順有尋以事籍沒舊志

明史稱程濟朝邑人有道術官編修參北征軍淮上敗召還或曰徐州之捷諸將樹碑紀功濟一夜徃祭人莫測後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椎之再椎遽曰止爲我錄文來已按碑行誅無得免者而濟名適在椎脫處然考其實徐州未嘗有捷也景

志餘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二十四

三

先傳

永樂中郝君玘令蕭冬夜與廣文歐陽君安副丞楊君泰邑紳劉君儼飲酣踏雪巡行城內聽夜誦聲聞頽屋中叟呼媪曰寒甚再覆一被媪曰諾頃之又云如是者三乃共異之以爲貧家那得有此旋聞媪曰盡矣何清若是叟曰所謂清到底與使君無異者眾益疑敲門詢之則叟以酒禦寒戲呼爲被酒盡無滓而以郝君擬之也嗚呼郝君之清至使窮巷媪叟取以喻酒此亦吏治中罕覩矣邑史氏無傳其未之間耶抑以爲瑣瑣不足述耶

述耶

風世通言

明武宗幸金陵御舟過沛邑人湯歌兒以善歌得幸賜以負郭田若干頃未幾沒入官今山川壇側卽歌兒所賜田也沛志

白馬石在冒山下高七尺濶五尺劉六反時百姓各避山巔賊經其下俄山半大小石震奔如雷此石墮壓死賊所乘白馬賊乃遁去故名相傳冒山碧霞元君最靈此其顯神也

舊志

嘉靖中日本國使臣過沛觀琉璃井題詩壁上云玉虎風輕轉鞭轡漢家湯沐舊規模不知一勺寒泉水洗得君心雜霸無

沛縣志

沛邑爲水陸衝途使客陸行過沛者日索夫馬南送徐州往返輒三日北送濟甯往返輒四日萬曆壬辰諫垣張公貞觀奉命勘河以桑梓之困於是役言諸總河舒公應龍行下所司俾之議處邑令蘇公萬民議天下驛路率六十里使客過往夫馬卽於交界處更換定例也沛抵濟甯驛路三站中隔魚臺一縣魚臺抵沛一百里至濟甯八十五里河橋驛在濟沛間途路適均且去魚臺十五里而近由是徧牒兩省撫按臬司詳爲酌處濟沛魚臺各設馬十匹夫十名馬每匹一歲工食草料銀二十二兩夫每名各一歲工食銀七兩二錢按季撥支魚臺河橋驛僱募殷實人戶喂養行差使客南下則濟甯送魚臺魚臺送沛縣北上者亦然本縣馬十匹許於里甲走遞馬十五匹內歲扣銀二百二十兩夫十名許於路夫五十名內歲扣銀七十二兩支付河橋驛自萬曆二十二年十月一日始

沛縣志

公諱仲龍爲霖其字其先山右人也辛未成進士謁選得夏邑令癸酉大盜李天然起蕭碭辟於野而軍邑故無堅城賊燒關廂以走公捐重賞集邏卒掩捕未幾輒獲之中丞上其功以永



城尤巖邑遂調公永城明年賊又陷蕭關永公率精勇耀兵境上寇不敢薄

吳偉業成方伯傳

邳州有慈母樹順治間州民劉清源幼失生母嫡母沈撫養之食必先嘗寢必同卧恩逾已出其家祖墓有樹枯十三年矣一夕復生枝葉更茂人以爲沈德所感因以號樹云

江南通志

胡彥超邑武生居安仁鄉三圖康熙初以材勇受知河督某時鄉邑多盜有李二和尚者來自海州恣行殺掠河督授以劄令便宜剿捕同鄉胡大長骹兄弟竭力應援殲除劇賊甚眾李二和尚亦屢遭挫衄鄉邑賴以甯息彥超絕不言功督撫欲官之不受今所遺軍器尙存人莫能勝焉

宿遷志

陳大漢者傭人也李二和尚率眾數百來犯安北鄉未至人情志餘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二十四

齒

兇懼大漢曰吾往拒之遂獨往有驍賊騎馬挺刃向前大漢一手持其腕一手扼其馬人馬俱踣乃乞哀遁去

宿遷志

宿遷北鄉新店集細民吳魁執鞭爲業食貧養母嘉慶十五年正月十七日赤風晝晦鄰家火環燒二十餘家魁所居茅屋四間無毫末損

宿遷志

天棗在蕭縣天門寺春時吐華結實如酸棗可食每四月七日其實皆熟次日遂空

湧幢小品

昔村有贅壻遺其姓名夏秋間田於潭上熱甚入潭浴浴竟化龍而去妻適往篋見之後每哭夫潭上輒雨凡遇旱鄉民招贅嫠婦向潭雨應如響故蕭人立廟祀之俗稱爲靈祐姐夫云

歐陽

倫化龍潭  
廟碑記

晉井在舊城東俗呼八角琉璃井偶有人俯窺井底聞叱牛聲  
隱約見有人耕田於下者舊志

三仙石臺可為廣坐昔有人入山者聞其聲丁丁不知其處循  
聲跡之見二人坐石上落子方酣一人袖手作局外觀近卽之  
遂不復見古所稱爛柯仙人此其流亞歟舊志

徐漢字雲槎號密齋中山王徐達之裔滄桑後隱于邵店鎮工  
詩悲壯激烈有唐人風宿遷志

菽園雜記載成化間提督徐州倉太監韋通於桓山寺鑿井得  
獨輪銅車一色綠如瓜皮洒而視之上有識文陸機造三字重  
三十鈞推之輪轉而可行進於朝古夫于亭雜錄

志餘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二十四

五

拔貢生曹維恭校

